

循着汽车的跑动声，盲叔来到街边，却弄不清往哪儿走，他得问清方向，以免再走回头路。

盲叔喊叫起来：“有人吗？有人吗？”

没人应声。

盲叔叹口气，唉！怎么没人呢？该不会是夜晚了吧？初夜也该有人出来活动啊？该不会夜静更深了吧？

盲叔站在路边招手好大会儿，也没有车停下来。他往前走几步，估计到路中心了，住脚站在那儿不动了，像一截树桩。

又听到有汽车过来，盲叔赶忙招手，车却没停，鸣了两声喇叭就在他身旁擦过去了。

不约而同，十几辆车都是擦身而过。

有位司机脾气火爆，把喇叭声摁成了连珠炮，仿佛一串骂人的脏话。

盲叔有些站不稳了。

那些车辆带起的风真大，像旋风。

一辆拖挂车停下来，司机是个粗嗓门，瓮声瓮气地问：“大叔，您怎么啦？”盲叔说：“我头回来市里走亲戚，迷失方向了，您能告诉我哪儿是东，哪儿是西吗？弄清了东西，我就知道南北了。”

粗嗓门被逗笑了，说：“大半夜的，即便我告诉您方向，没人牵引，您也摸不到亲戚家，不如打的吧，出租车司机会把您送到亲戚家的。”

盲叔说：“我兜里只有五块钱，打不了的。”

粗嗓门掏出二十块钱递给他：“这够您打的了。”又说，“您往这边挪挪，让我的车过去。”

盲叔边挪动边说：“谢谢您，哪儿都有好人，好人有好报啊！”

之后，盲叔再招手时，加上了喊话：“打车！打车！”

仍然没有车停下来。

有辆出租车放慢了速度，待看清是位盲人，司机呸了一口，加大油门开溜了，还硬邦邦地扔下一句话：“妈的！是个瞎子！”

“畜生！瞎子是你爹！”盲叔回骂了一句，气得直哆嗦。

正恼火之际，盲叔听到了说话声。

“喂！危险！快过来！到路边来！”

盲叔心里一热，差点流泪。

“危险”这两个字，盲叔听过很多次，每次听到，都会有人伸出援手帮助他。

盲叔乖乖来到路边，说：“我来市里串亲，没人指路，也打不到车。”

那人问：“有你亲戚家的地址吗？”

盲叔忙说：“有有有。”就从上衣口袋掏出一片香烟纸，递给了对方。

那人借着路灯光看罢纸片，说：“富源小区离这儿有五站地，来老哥，我牵你过去。”

子时已过，有位姓林的记者在报社加班赶稿子，忙完骑自行车走到富源小区附近一个交叉口，看到了盲叔和牵引他的人，觉得稀罕，灵机一动，当即就做了采访。

那人去市中心医院看望刚分娩的女儿和小外孙，从医院回来就快到家时，遇见了盲叔。富源小区就在市中心医院附近，他也走了一段回头路。不！是摇，摇过坪耙街，摇过泗汀桥……

那人是下肢瘫痪，接受罢采访，他长释一口气，对林记者说：“正愁没法送他上楼呢，你就来了，后面的事就由你来做吧。”

次日，林记者写了篇短文，刊登在《城市晚报》“善行”专栏，题目是：《轮椅送盲人》。短文的尾句是这样写的：送人玫瑰手有余香，给人关爱心有余温，你有吗？